

# 群案儿童的问句理解\*

李宇明 陈前瑞

**摘要** 本文通过对儿童理解 32 种问句格式的研究, 描述了三至六岁儿童理解汉语特指问、是非问、反复问、选择问和简略问的基本状况和发展规律, 并探讨了疑问焦点、语义范畴、回答方式等因素对儿童问句理解的影响。

**关键词** 儿童语言; 问句; 理解

疑问句在儿童语言和认知的发展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因而成为国内外儿童语言研究的优选课题。S.Ervin-Tripp (1970)、R.Brown (1973)、H.H.Clark & E.V.Clark (1977)、D.Tyack & D.Ingran (1977)、B.A.Moskowitz (1978)、缪小春 (1986)、李宇明和唐志东 (1991)、陶红印 (1989)、袁悦 (1989)、陈素珍等 (1991)、郑厚尧 (1993) 等, 都在此领域进行过一些研究。但是, 这些研究有的是从问句发生的角度进行的, 有的是就问句的某些方面进行了探索, 缺乏对问句系统的群案理解的全面研究。

本文用实验法获取群案儿童理解汉语问句系统的数据, 以此全面讨论汉族儿童问句理解的基本状况, 探究影响问句理解的若干因素, 并希望能对儿童语言理解乃至儿童认知发展的宏观研究提供借鉴。

## 一 实验方法与理解成绩

### 1.1 测试句

本文根据儿童比较熟悉的童话故事《小红帽》, 设计了 32 个测试句:

- Q1 你叫什么名字? (特指问, “什么”问句)<sup>①</sup>
- Q2 今年几岁了? (特指问, “几”数量问句)
- Q3 你听过《小红帽》的故事吧? (是非问, 肯定式“吧”问句)
- Q4 这个故事有多少个人物呢? (特指问, “多少”数量问句)
- Q5 你喜欢哪一个呀? (特指问, 宾位“哪一个”指别问句)<sup>②</sup>
- Q6 小红帽是女孩还是男孩? (选择问, “是…还是”问句)
- Q7 小红帽长得好看吗? (是非问, “吗”问句)
- Q8 小红帽长得好看(不好看)<sup>③</sup>, 大灰狼呢? (简略问, IIa型问句)

收稿日期: 1996-06-12

\*本研究得到中华社科基金的资助。调查工作得到华中师大幼儿园的支持。

<sup>①</sup> 括号中, 第一项为问句大类, 第二项为具体的问句格式。问句格式的具体含义参见李宇明、唐志东 (1991), 必要时随文解释。

<sup>②</sup> “宾位”是“宾语位置”的简称, 指的是特指疑问词语“哪一个”所处的句法位置。本文之所以把“哪一个”看作一个整体, 是因为在早期的儿童语言中, “哪”很少与其他的数量词或量词组合, 具有凝固性。下文中的“主位”、“主定”、“状位”、“谓位”、“介宾”等, 指的都是特指疑问词语所处的句法位置, 不再赘述。

<sup>③</sup> Q8 紧接Q7提问, 是用“好看”还是用“不好看”, 依儿童对Q7的回答而定。

- Q9 大家为什么叫她小红帽呀？（特指问，状位“为什么”原因问句）  
 Q10 姥姥什么时候送给她了一顶小红帽？（特指问，“什么时候”时间问句）  
 Q11 什么是“生日”呀？（特指问，“什么是X”问句）  
 Q12 妈妈叫小红帽去看谁呀？（特指问，宾位“谁”问句）  
 Q13 小红帽的姥姥怎么了？（特指问，“怎么”性状问句）  
 Q14 姥姥住在什么地方呀？（特指问，补位介宾“什么地方”问句）  
 Q15 小红帽在什么地方碰到了大灰狼？（特指问，状位介宾“什么地方”问句）  
 Q16 大灰狼长的什么样？（特指问，“什么样”性状问句）  
 Q17 大灰狼的嘴巴有多大呀？（特指问，“多大”幅度问句）  
 Q18 你怕不怕呀？（反复问，谓位“不”类问句）  
 Q19 为什么呀？（特指问，光杆“为什么”原因问句）  
 Q20 大灰狼敢不敢吃小红帽呀？（反复问，状位“不”类问句）  
 Q21 小红帽和大灰狼，哪一个先到姥姥家呀？（特指问，主位“哪一个”指别问句）  
 Q22 小红帽怎么来晚了？（特指问，“怎么”原因问句）  
 Q23 大灰狼把姥姥吃了没有呢？（反复问，“没有”类问句）  
 Q24 大灰狼把姥姥吃了以后呢？（简略问，IIb型问句）  
 Q25 大灰狼睡在谁的床上呀？（特指问，宾定“谁”问句）  
 Q26 大灰狼睡在那儿干什么呀？（特指问，“干什么”目的问句）  
 Q27 小红帽到了姥姥家，怎么敲门的？（特指问，“怎么”方式问句）  
 Q28 门没有开吧？（是非问，否定式“吧”问句）  
 Q29 姥姥呢？（简略问，I型问句）  
 Q30 最后，谁把大灰狼砍死了？（特指问，主位“谁”问句）  
 Q31 要是那些打柴人没有来呢？（简略问，III型问句）  
 Q32 你讲一讲《小红帽》的故事，好不好？（反复问，“不”类附加问句）

这 32 个问句都是自然的语句，覆盖了由特指问、是非问、反复问、选择问和简略问等五大类构成的汉语问句系统，而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会话语篇，给每个问句都赋予了一定的话外语境和上下文语境，避免了用孤零零的句子进行提问所导致的一些弊端。

## 1.2 施测

被试分 3:0、3:6、4:0、5:0 和 6:0 五个年龄组<sup>①</sup>，每组实际年龄控制在±1-2 个月。每组被试为 20±2 人，男女各半。被试均从华中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选取，都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家庭背景较为一致。

测试前在被试所在的班反复播放《小红帽》，当确认儿童理解了故事内容后开始测试。正式测试前进行了预测。主试由被试的教师担任，并在正式测试前进行了培训。实验在被试平时中午休息的房间进行，以克服“陌生环境效应”。正式提问之前，主试与被试进行一段自由谈话，以稳定被试情绪。现场有两名语言学专业的研究生担任记录并录音。每个被试接受实验的时间控制在 15 分钟之内，以克服儿童的疲劳效应。同组实验在三天内完成，所有实验在 15 天内完成。本实验于 1993 年 6 月 9 日开始，6 月 22 日结束。

<sup>①</sup> “:” 前后分别是儿童的岁数和月数。

## 1.3 评价与理解成绩

语言理解是一个复杂的难以直接观察的意义建构过程,只能以儿童的语言反应或体态反应这种可直接观察的方式来确定其意义建构的正确与否。由于本实验测试的是儿童对问句格式的理解,所以只要被试的反应合乎“问答匹配规则”,即判定为理解。例如:

主试 大家为什么叫她小红帽呀? (Q9)

甲 因为姥姥送给她一顶小红帽。

乙 因为她能干。

丙 小红帽,叫她,大灰狼没吃小红帽。

Q9 是原因问句,甲用原因作答,符合原因问句的问答匹配规则,而且所答原因也符合故事的实际;乙的回答只符合问答匹配规则,不符合故事内容,因为在《小红帽》故事中人们喊她小红帽的原因不是因为“她能干”。丙的回答既不符合问答匹配规则,也谈不上符合故事实际;他开始的答话吞吞吐吐,不知道该回答什么,后来又说“大灰狼没吃小红帽”,

表1 3-6岁儿童对32个问句的理解成绩(%)

问句 Q	3:0	3:6	4:0	5:0	6:0	问句 Q	3:0	3:6	4:0	5:0	6:0
1	100	100	100	100	100	17	71.9	73.4	78.8	95	84.5
2	92.9	100	100	95	100	18	92.9	94.5	100	100	95
3	87.5	100	100	95	100	19	58.2	73.4	94.5	95	100
4	94.7	78.4	60	100	100	20	100	94.5	95	100	95
5	71.9	79.5	95	95	100	21	79	100	94.5	100	100
6	100	89.5	95	100	100	22	46.8	26.7	84.5	95	88.5
7	87.5	100	100	100	100	23	100	94.5	100	100	100
8	67.5	63.4	42.2	100	88.9	24	55.3	93.8	78.9	100	95
9	37.1	67.8	62.8	100	89.5	25	88.3	100	100	100	100
10	42.2	79.5	79.5	85	89.5	26	18.8	54.4	33.8	90	79.5
11	51.3	57.8	46.7	80	79.5	27	63.1	78.9	63.4	80	78.4
12	74.9	94.8	89.5	100	100	28	100	95	88.9	94.5	100
13	47.6	94.5	79.5	100	100	29	57.9	80	68.4	81	85
14	63.1	78.9	72.9	85	94.5	30	95	90	77.8	95	88.5
15	58.5	84.5	95	95	94.5	31	66.7	89	77.8	95	88.9
16	42.8	62.8	78.5	70	61.2	32	100	100	100	100	100

一下子跑到了另外的话题上。依照本研究的评价标准,对甲、乙的回答都评价为“理解”,对丙的回答评价为“不理解”。

本实验的理解成绩如表1所示。表1的理解成绩,是以“理解”的总人数占有效回答总人数的百分比来计算的。并且把75%(亦即2/3的理解人数)作为年龄组对某个问句基本理解的水准线。<sup>①</sup>

<sup>①</sup>把75%作为年龄组基本理解的水准,是为了与50%这一随机概率有较明显差别。当然,若对50%和75%进行二比率差异显著性检验, $Z=1.63$ ,略小于 $P<0.05$ 时的 $Z$ 值1.64。这也就是说75%这一水准与随机概率50%在样本容量为20的情况下,虽无严格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差异,但因1.63与1.64已经非常接近,差异还是明显的。根据本实验样本的大小、实验的方法以及以往的研究成果,把75%作为基本理解的水准线是可取的。

## 二 儿童理解问句系统的基本状况

### 2.1 特指问句的理解

特指问是由各种特指疑问词作疑问焦点的问句。格式繁多，理解复杂，是疑问句研究中的重头戏。本实验涉及的特指问格式共有 20 种。由表 1 看出，三岁儿童理解的主要是比较具体的询问人、事物（名字）和简单的询问数量的特指问；三岁半儿童开始理解有一定抽象性的询问处所、时间、性状、方式的特指问；四至六岁儿童逐渐理解抽象的询问原因、目的之类的特指问和“什么是 X”这种词语解释格式。

陈素珍、李宇明（1991）对五岁前儿童理解“哪里”问句的研究结果是：一岁时有少数儿童开始理解“哪里”问句，但总体水平较低。一岁半至二岁半理解水平有了相当显著的发展，对某些格式的理解超过了水准线。三岁儿童对“哪里”问句的理解已经达到较高水平，平均成绩已达 90%。四至五岁儿童对“哪里”问句的理解已达到成熟水平。这一结果同表 1 所显示的三岁半儿童可以理解“什么地方”问句，基本吻合。

缪小春（1986）在研究三至七岁儿童理解特指疑问词“什么、谁、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怎样、为什么”的情况时指出，儿童回答“谁”、“什么”和“什么地方”的问题比较容易，三岁儿童就基本能够回答；回答“什么时候”和“怎样”稍难些，四岁儿童能基本回答，最难回答的是“为什么”，要到五岁才基本正确。我们在本次实验中没有测试“怎样”，但测试了询问方式的“怎么”（Q27）。儿童在三岁半时已能理解“怎么”方式问句，虽然在四岁时成绩有所下降。如果认为在询问方式上“怎样”和“怎么”理解难度相近的话，那么，本实验的有关结果与缪小春的研究，无论在理解顺序和理解年龄上都基本一致。

综合考虑本实验、陈素珍和李宇明（1991）、缪小春（1986）三项关于特指问句的研究，可以把儿童对特指问句的理解概括为：三岁儿童可以理解询问事物、人、处所和简单的数量等问句；三岁半至四岁儿童可以理解询问时间、性状、方式等问句；四至五岁儿童可以理解询问原因、目的之类的问句。

### 2.2 是非问句、反复问句和选择问句的理解

本实验共有这三类问句 8 种，表 1 显示三岁儿童对这 8 种问句格式已全部达到理解水平。陶红印（1988）的研究表明二岁儿童理解“吗”问句的成绩已达到 90%。所以，认为儿童在二至三岁已基本理解是非问是比较妥贴的。

袁悦（1989）对一至三岁的儿童理解反复问句的研究表明：一岁儿童对反复问句的理解处于萌芽状态，从一岁到一岁半理解有非常显著的发展，但仍未达到基本理解的水准线。二岁儿童对反复问句整体上已达到理解水平，二岁半至三岁的儿童，对反复问句的理解已经到达成熟稳定的阶段。袁悦的研究恰好是对本研究的一个补充，从中可以看到三岁前儿童理解反复问句的发展细节。

郑厚尧（1993）用六种选择问句格式作材料对儿童进行了理解测试。分析其测试结果可以看到：二岁儿童对选择问句的理解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但是无论是对某一具体格式的理解，还是对这六种格式的总理解，都还没有达到基本理解水平。二岁半的儿童只有两种格式的理解低于 75%，其他格式都在基本理解的水准线之上，而且对六种格式的平均理解成绩也在 75% 以上。把本实验与郑厚尧的研究放在一块看，可以断言，二岁半至三岁的儿童对选择问句可达到理解水平。

### 2.3 简略问句的理解

李宇明、唐志东(1991)曾把简略问句分为三种类型: I型是作起始句但无假设意义的简略问。II型是既不作起始句也无假设意义的简略问,可再分为IIa型和IIb型两类: IIa型的先行句与简略问平行; IIb型简略问的W由“然后、以后、后来”等充当,其先行句表示先行的事件,如“画一条直线,然后呢?”;也有先行句与“以后”等紧缩为一个较复杂结构的,如“他出走以后呢?”。III型是不作起始句但有假设意义的简略问。

本实验的Q29、Q8、Q24、Q31分属于I型、IIa型、IIb型和III型。表1显示,三岁儿童对这四种简略问句虽然都有一定的理解(其成绩分别为:67.5%、55.3%、57.9%、66.7%),但在总体上还没有达到理解水平。三岁半儿童除Q8(成绩为63.4%)外,其他格式达到了理解水平。四岁时,Q8仍未达到理解水平,且成绩比三岁半还略有下降(42.2%),同时,Q29的成绩也下降到理解的水准线以下(68.4%)。五岁儿童对本实验的四种简略问句格式才达到稳定的理解水平。

简略问句对上下文和言外语境的依赖度较高,对较年幼的儿童来说,理解起来具有一定的难度。特别是Q8,其疑问内容由先行句决定,需要处理与之平行的先行句的关系,从先行句中抽取疑问信息<sup>①</sup>,理解难度很大,是诸格式中理解发展最慢的。就理解难度而言,Q29要比Q8理解难度小得多,所以在三岁半时已经理解。但是,语言理解不是孤立的,相关格式之间常相影响,或互促,或抑压<sup>②</sup>。在上述四种简略问句格式中,Q8与Q29相当接近,在三岁半之前,儿童较多地把Q8当作Q29去理解。四岁时对这两种格式的理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儿童意识到了但尚未真正把握两种格式的差异,所以造成了对这两种格式的理解成绩都有下降的现象。当儿童将两种格式的差异把握得较好时,理解就趋于稳定。

### 2.4 问句理解的发展阶段

至此可把各年龄组理解的问句格式(不考虑后来理解成绩又下降的一些格式)总括为表2,并把理解的发展进一步用表3和表4表示出来。

表2 各年龄组理解的问句格式一览表

年龄	问 句 格 式	
三 岁	所有是非问句(Q7、Q3、Q28) 所有反复问句(Q18、Q20、Q23、Q32) 主位“哪一个”问句(Q21) 定位和主位“谁”问句(Q25、Q30)	“几”问句(Q2) “多少”问句(Q4) “是…还是”选择问句(Q6) “什么”问句(Q1)
三 岁 半	宾位“谁”问句(Q12) “什么时候”问句(Q10) “怎么”方式问句(Q27) I型、IIb型、III型简略问句(Q29、Q24、Q31)	宾位“哪一个”问句(Q5) “怎么”性状问句(Q13) 处所问句(Q14、Q15)
四 岁	“什么样”问句(Q16) “怎么”原因问句(Q22)	“多大”问句(Q17) 光杆“为什么”问句(Q19)
五 岁	状位“为什么”问句(Q9) “什么是”问句(Q11)	“干什么”目的问句(Q26) IIa型简略问句(Q8)

<sup>①</sup> 关于简略问句如何从先行句中提取疑问信息的问题,请参阅李宇明(1989)的论述。

<sup>②</sup> 关于相关格式之间的互促和抑压等发展模式的详细情况,请参阅李宇明、唐志东(1991)的论述。

表3 各年龄组问句格式理解的累计频次和频率<sup>①</sup>

	3:0	3:6	4:0	5:0
累计频次	14	24	28	32
累计频率	44	75	88	100

表4 各年龄组理解成绩的平均值和样本标准差<sup>②</sup>

	3:0	3:6	4:0	5:0
平均值	72.3	83.4	82.9	94.3
标准差	22.3	16	17.6	7.7

表2~4显示,三岁儿童的问句理解能力已有相当的基础,三岁半至四岁所理解的问句在问句格式的数量和语义内容的复杂性等方面都比以前有较大发展,且年龄组平均理解成绩和样本标准差接近,因此,可以把三至四岁看作儿童问句系统理解发展的关键时期。五岁儿童对问句系统的理解水平又有较大发展,能够理解语义内容更为复杂的特指问,从而能够基本上理解本实验的各类问句。因此,可把三岁以前称为群案儿童问句系统理解发展的第一阶段,三至四岁为第二阶段,四至五岁为第三阶段。

### 三 影响问句理解的若干因素

群案儿童理解问句系统的状况,是由多种因素相互影响所臻达。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对儿童理解问句系统影响较大的因素主要有如下三种:a) 疑问焦点;b) 语义范畴;c) 回答方式。

#### 3.1 疑问焦点的影响

疑问焦点是疑问句构成的重要因素,涉及到语法、语义、语用不同的层面。疑问焦点需要用一定的词语或句法结构来表现,这些词语和句法结构在句中有一定的位置,因此是语法问题。疑问焦点是疑问内容的核心,因此与语义有关。疑问焦点是问话人要获取的、也是答话人须回答的信息重点,因此也涉及到语用问题。

##### 3.1.1 显性焦点与隐性焦点

是非问句一般是由非疑问形式W加上疑问语气词“吗”、“吧”构成,疑问焦点一般用重音表示,如果W的形式很短,W就是疑问焦点。反复问句和选择问句的疑问焦点用句法结构表示。反复问句的疑问焦点是正反相叠结构,选择问句的疑问焦点是构成选择问句的各个选择项或这些选择项中的相异成分。特指问句的疑问焦点是由特指疑问词语来负载的。

以上四类问句的疑问焦点或是重音,或是句法结构,或是特指疑问词,都是显性的。简略问句的疑问焦点隐含在上下文或言外语境中,是隐性的。不作起始句的简略问句的疑问内容,与先行句关系密切,根据先行句的不同,疑问焦点与隐含的相应的反复问、是非问和特指问同。

a) 显性疑问焦点的理解要易于隐性疑问焦点的理解。显性疑问焦点有一定的重音、词

<sup>①</sup> 累计频次是该阶段理解的问句格式与以前各阶段理解的问句格式之和;累计频率是累计频次与测试问句格式总数之比。

<sup>②</sup> 标准差是离中趋势的度量,即方差的平方根,方差是每个数据与该组数据平均数之差乘方后的均值。

语和句法结构作载体, 而隐性疑问焦点则需要通过言外语境或上下文用一定的规则去寻找, 其理解难度自然要大。因此简略问句的理解晚于其他问句的理解。当然, 有些特指问句的理解可能晚于某些简略问句, 但那是因另外因素的影响造成的。

b) 词语焦点的理解要难于其他显性疑问焦点。在显性疑问焦点的理解中, 总体上看词语焦点的理解难度要大于重音焦点和句法结构焦点。就本实验来说, 是非问句、反复问句和选择问句的理解一般比许多特指问句的理解要早。语音和句法的规律是成体系的, 只要掌握了一定的规则, 就能理解该规则所覆盖的一系列现象。但是, 几乎一个特指疑问词就需要一条特殊的理解规则, 难以用一条或几条简明的规则把它们统管起来。这说明语法的获得与词语的获得有差异。有人说, 语法规则是习得(Acquisition)的, 而词语则需一个一个地学, 是学得(Learning)的。习得和学得是两种差异很大的获得语言的方式, 语法获得和词语获得间的差异是否如此之大, 尚需细探, 但语法获得与词语获得的差异的确存在。

### 3.1.2 疑问焦点的不同位置

郑厚尧(1993)发现, 选择问句的疑问焦点在主语和谓语两种句法位置时, 理解成绩差不多, 但对于疑问焦点在定语位置上的选择问句, 理解成绩一直滞后。陈素珍、李宇明(1991)对儿童理解“哪里”问句进行的研究, 所使用的四种测试句其实代表着疑问焦点所在的四种不同句法位置。研究表明, 疑问焦点在主语和宾语的位置上时, 理解成绩相近; 疑问焦点在介词的宾语位置上时, 理解成绩比上两种焦点位置要差; 疑问焦点在定语位置上时, 理解成绩最差。且不同位置的疑问焦点对理解的影响程度随年龄的增长而减弱, 四岁以后其影响已经不大。

本实验中有五组句子是专门考察疑问焦点的位置对理解的影响而设计的。第一组: Q18和Q20, 疑问焦点分别在谓位和状位; 第二组: Q14和Q15, 疑问焦点分别在补位和状位; 第三组: Q5和Q21, 疑问焦点分别在宾位和主位; 第四组: Q12、Q25和Q30, 疑问焦点分别在宾位、定位和主位; 第五组: Q9和Q19, 前者疑问焦点在状位, 后者只是光杆的疑问焦点。儿童对这些句子的理解发展, 并参考郑厚尧、陈素珍等的研究, 可以把不同位置的疑问焦点对儿童理解问句的影响概括为如下三条:

- a) 不同位置的疑问焦点的理解难度, 大体上形成如下连续统(continuum):  
主语位置/谓语位置∠宾语位置∠介词宾语位置∠定语位置<sup>①</sup>
- b) 在句子构成上, 疑问焦点比较明显的易于发现, 理解起来较为容易。
- c) 疑问焦点的不同位置对理解的影响力, 在不同的年龄段有强弱之别。年龄愈小, 受影响愈大; 年龄愈大, 受影响愈小。对三岁以前的影响力最强, 对三至四岁的影响力仍然较强, 对四岁以后的影响力较弱。

## 3.2 语义范畴的影响

语义范畴是认知范畴在语言中的投射, 是连通语言形式与客观世界、认知世界的中介。语义范畴借助于一定的语言形式来体现, 语言形式也因体现语义范畴而获得价值。语义范畴在问句当中具体化为一定的疑问范畴。问句理解的年龄发展, 受制于疑问范畴的抽象程度。一般说来, 较为具体的疑问范畴语义难度较小, 儿童较早理解; 较为抽象的疑问范畴语义难度较大, 儿童较晚理解。

“事物”和“人”都有一定的形体, 是儿童最早可以把握的最具体的两个范畴。处所有一定的空间性, 常可凭一定的事物和人作参照, 也是比较具体的范畴。数量虽较为抽象,

<sup>①</sup> 这一连续统中的“定语位置”的理解难度与本实验的“谁”问句不合, 是一个尚需解释的问题。

但因可以有事物和人的自然空间界限作依托,建立最初级的数量概念也并不太难。时间范畴比处所范畴抽象,事物的性状、行为的方式当然比初级的数量范畴更为复杂、抽象,但是这些范畴比起原因、目的之类的范畴,又是较具体的。本实验的结果,再加上相关的一些研究,可以把疑问范畴的认知难度排成如下序列:

a) 事物/人/处所/简单数量/时间/性状/方式/原因/目的<sup>①</sup>

再以因果关系的发展为例来说明语义范畴的影响。因果关系是认知中的一种重要关系,也是儿童认知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果观念的建立依赖于事件先后顺序这一最初时间观念的形成。因此,即使是对光杆“为什么”的 Q19 这种较简单较明了的原因问句的理解,也落后于对包含有事件顺序的理解难度较大的简略问句 Q24。

因果关系投射到语言上有各种具体的形态。这些具体的形态就是因果大范畴所统辖的各种具体的语义次范畴。就对语义的现有的认识来说,因果大范畴所统辖的次范畴大约有:条件,假设,一般因果、转折、目的等。根据李宇明(1995: 239—240)的总结,因果大范畴中各次范畴的认知难度可以表述为:

b) 条件/假设/一般因果/一般转折/让步/目的

运用 b) 可以对本实验有关因果关系的问句的理解状况作出解释。三岁半时,具有假设性的Ⅲ型简略问句 Q31 达到了理解水平,成绩为 89%。而此时直接询问原因(一般因果)的 Q19、Q9 和 Q22 的理解成绩分别为 73.4%、67.8% 和 26.7%, 都低于 75% 这一基本理解水准线。询问目的的 Q26, 四岁儿童的理解只有 33.8%, 到五岁时理解成绩上升到 90%, 进步水平非常显著( $P < 0.01$ ), 但是比及五岁时询问原因的 Q19、Q9 和 Q22 的理解成绩(95%、100%、95%) 仍然略低。目的是与人的主观动机相联系的更为抽象的因果关系, 认知难度颇大, 发展也就最为迟缓。

### 3.2 回答方式的影响

一般说问句不仅表述问话人的疑点,而且也对答话人的回答方式有一定的限制。答话方式有选择型、置换型和“探索—仿造”型之分。

是非问句、反复问句和选择问句在回答限定上的共同特点,是问句本身提供了可资选择的项目,答话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思从这些给定的可选项目中选取。这种选择型的回答方式是易于操作的,因此这些问句都较早地为儿童所理解。特指问所要求的回答方式是“置换型”的。特指问句对答话人只提供疑问内容和疑问焦点,要求答话人把所需的信息代入到疑问焦点的位置,去置换特指疑问词。这种“置换型”的回答方式,难度自然要大于“选择型”的回答方式。所以,许多特指问句的理解较晚。简略问句所要求的回答方式既不是选择型的,也不是置换型的。简略问句的语形自身并不提供疑问内容和疑问焦点,而需要答话人根据言外语境的线索或上下文的线索,自己去领悟疑问内容,寻找疑问焦点,然后再根据简略问句所对应的句式作答。这种回答方式可以称为“探索—仿造型”。“探索—仿造型”的回答方式显然要难以“选择型”和“置换型”,因此,儿童对简略问句的理解要迟于与之疑问范畴相同的其他问句。至此,可以把回答方式的难度表述为如下两个序列:

a) 是非问句/反复问句/选择问句/特指问句/简略问句

b) 选择型/置换型/探索—仿造型

在讨论回答方式的时,不能不考虑用体态语回答问话的问题,因为体态语是年幼儿童使用的一种重要的交际媒体,能否用体态语作答,对于儿童来说也是影响回答方式的一种重要因素。本实验的测试句中,儿童可以用体态回答或用体态、语言同时回答的有九句: Q2、

<sup>①</sup> 缪小春(1986)曾引用了国外关于儿童理解英语的所谓WH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虽然发现的儿童理解特指疑问词的顺序有所不同,但是,“什么、什么地方、谁”都是较早理解的,而较为抽象的“什么时候、怎样”等较晚理解。这反映了不同民族的儿童语言习得的共性规律,也反映出儿童认知发展的共同规律。

Q3、Q4、Q17、Q18、Q20、Q27、Q28、Q32。除 Q17 和 Q27 外, 其他七个问句儿童都是在三岁时就达到了理解水平, 是本实验中理解最早的问句。Q17 和 Q27 的理解较晚, 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能使用体态作答的问句, 不仅符合语言尚不发达的年幼儿的交际惯性, 易于作出合适反应, 而且, 在平时的语言交际中成功的机会也比较多。交际的成功不仅起到了对这些问句格式理解的“强化”作用, 而且因成人同儿童交际的语言心理的制约, 家长和幼儿教师等也会较多地向儿童用儿童理解的格式提出问题, 从而增加了对这些问句格式的交际练习。这无疑会促进儿童对这些问句格式的理解。

影响问句理解的因素当然不仅仅限于以上三个方面, 例如, 语言策略也会影响到问句理解。仔细审视表 1, 不仅会发现有些问句的理解成绩在某个年龄段竟低于前面年龄段的成绩, 而且四岁段的平均成绩较三岁半有微弱下降, 其中有 10 个问句竟下降了 10 个百分点以上。Q8 和 Q26 甚至下降了 20 多个百分点, 达到了显著的水平 ( $P>0.05$ )。这种有悖人们常识的现象, 就是儿童的语言策略的更换和发展造成的。四岁儿童在语言和认知等方面都有了一定发展, 他们在回答问题时, 往往不仅考虑到问句的格式要求, 而且还比较注意问话的内容, 尽量使答话的内容符合客观实际。这种语言策略的更换和发展, 便是四岁时理解成绩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下降表面上看是退步, 而实际上则是进步, 儿童的语言不是直线地向目标语言推进, 曲折是向前发展的一种表现。同时也说明, 衡量儿童语言的发展水平, 不能仅看表面的理解成绩, 还要考察儿童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获得这样的成绩的。

某一方面的因素也不是单独发生影响的, 语言理解是多个方面的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认识这些因素对语言理解的影响, 不仅有利于揭示儿童语言发展的内在的规律, 而且也启示人们, 在对儿童语言进行测试时, 不管是测试方案的设计, 还是实施的具体操作, 都要充分考虑到这些对儿童语言发展起作用的方方面面的因素。否则, 就可能影响到测试的信度, 并可能作出片面的乃至错误的结论。

## 参考文献

- 陈素珍 李宇明 1991 汉族儿童对“哪里”问句的理解发展, 载李宇明、唐志东(1991)。  
桂诗春 1985 心理语言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李宇明 1989 “NP?” 句式的理解, 《汉语学习》3 期。  
—— 唐志东 1991 汉族儿童问句系统习得探微,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1995 儿童语言的发展,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缪小春 1986 幼儿对疑问词的理解, 《心理科学通讯》3 期。  
陶红印 1989 儿童对三种疑问形式的感知, 《语言学通讯》3—4 期。  
徐杰 李英哲 1993 焦点和两个非线性语法范畴: “否定”“疑问”, 《中国语文》2 期。  
郑厚尧 1993 影响儿童理解选择问的若干因素, 《语言研究》1 期。  
朱曼殊等 1986 儿童语言发展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1990 心理语言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Brown,R. 1973 A First Languag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Clark,H. & Clark,E.V. 1977 Psychology & Languag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Ellion,A.J. 1981 Child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 Press.  
Ervin- Tripp, S. 1970 Discourse agreement: How children answer Question, In R.Hages(ed.), Cognition and Language Learning, N.Y.: Wiley.  
Moskowitz,B.A. 1978 The Acquisition of Language, Scientific American, 1978, No5. 另见李平节译《语言的掌握》, 《国外语言学》1981 年第 2、3 期。  
Tyack,D. & Ingran,D. 1977 Children's Production and Comprehension of Question,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No. 4.